

14/2/74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

DS Yao, P'ei-ch'ien
735 T'ung chien lan yao
A2Y36
1761
v.5-6

East A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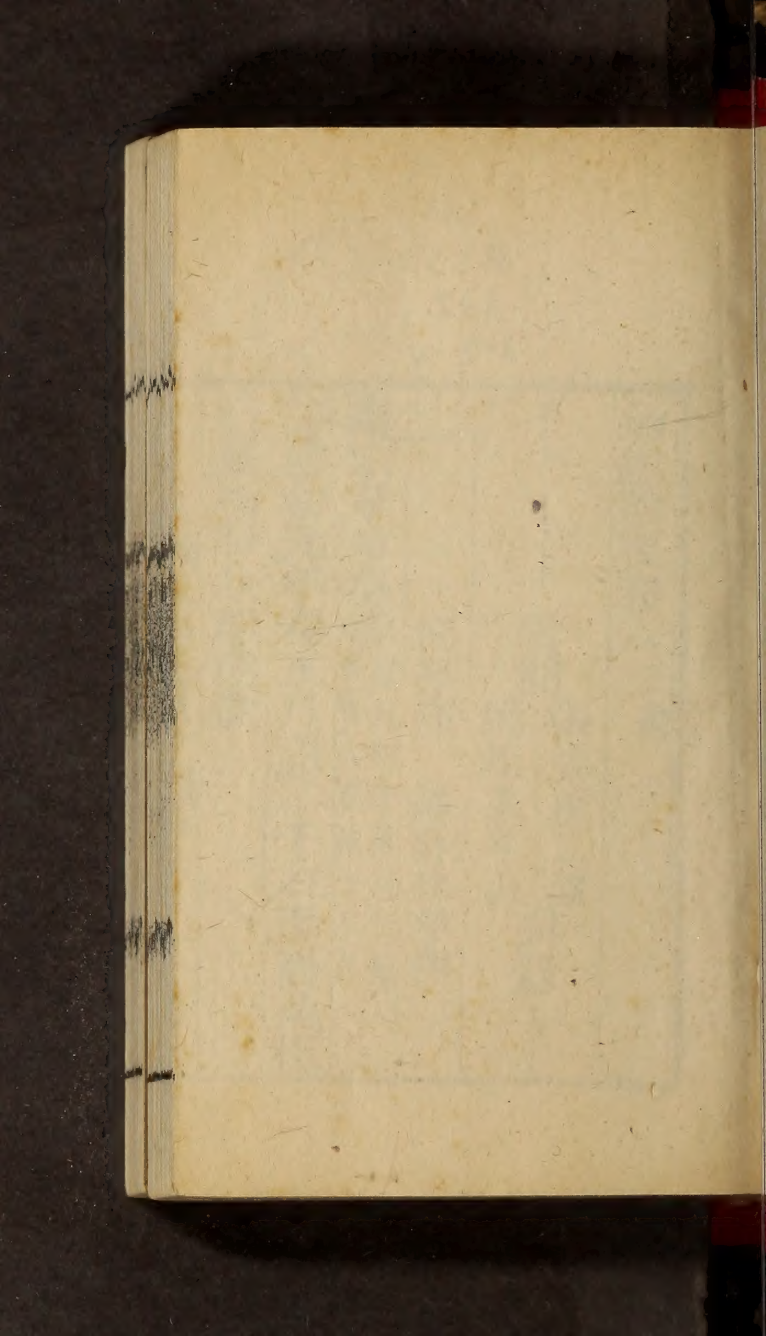
正編

卷六　起漢章帝建初元年

卷七　至魏咸熙吳元興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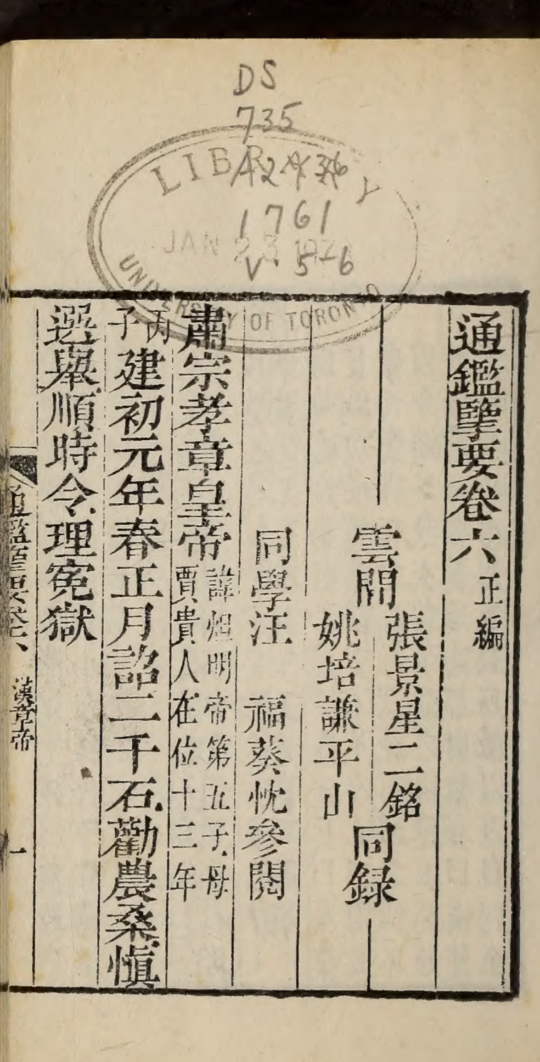
通鑑擥要







DS
735
A2A436
1761
v.5-6
LIBRARY
JAN 23 1926
UNIVERSITY OF TORONTO



通鑑擥要卷六 正編

雲間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姚培謙平山

同學汪 福蓀忱參閱

肅宗孝章皇帝 諱炟，明帝第五子，母賈貴人，在位十三年

丙子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二千石勸農桑，愼選舉，順時令，理寃獄

時吏尚嚴切。尚書陳寵上疏曰。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陛下宜蕩滌煩苛之法。以濟羣生。全廣至德。帝深納寵言

關寵敗沒。段彭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罷都護及戊已校尉官。班超留屯疏勒

時校書郎楊終上疏請罷邊兵。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帝從之。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以刀自剄。至

于竇王侯以下皆號泣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還疏勒○疏勒西域國名

丁丑 **二年夏四月大旱**

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媚吾以要福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外戚貴盛鮮不傾覆帝乃止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

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太后深納之○廖太后兄創讀曰瘡刀所傷也瘢痕也

己卯四年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丁鴻班固等皆與焉

辛巳六年秋七月以廉范爲蜀郡太守

成都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百姓以爲便歌曰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范字叔度作則護反襦短衣

壬午 七年夏六月廢太子慶爲淸河王立子肇爲皇太子

先是宋貴人生子慶梁貴人生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爲己子謀陷宋氏誣言欲爲厭勝之術乃廢慶而立肇

癸未 八年春正月下梁竦獄殺之

太子肇立梁氏私相慶皇后以是忌梁貴人數譖之諸竇遂作飛書陷竦以惡

逆諫死獄中梁貴人亦
以憂死○飛書匿名書

甲申元和元年冬十一月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

義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
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
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
之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
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均
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
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
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

爲廉潔均仕爲尚書○有詔召之曰徵郡國掾擢曰辟

乙酉二年春二月帝東巡

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耕於定陶三月至魯祠孔子

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親屈萬乘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

拜僖郎中

丙戌三年夏五月司空倫罷以袁安爲司空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倫奉公盡節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安爲人嚴重時大雪積地洛陽令出案行至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爲賢舉爲孝

廉拜楚郡太守案獄出四百餘家為河南尹政號嚴明常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至是代倫為司空

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侍中

戊子 章和二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年十歲

三月太后臨朝

冬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以憲爲車騎將軍使擊北匈奴以贖罪

初憲恃宮掖勢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帝召憲切責曰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皇后爲毁服深謝乃得解時憲內幹機密暢來弔國憂憲懼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時北匈奴饑亂憲因自求擊北匈奴以贖罪太后從之○沁水公主明帝女用猶以也愈猶差也孤雛腐鼠言棄捨之易幹主也

孝和皇帝 諱肇肅宗第四子母梁貴人在位十七年

己丑 永元元年夏六月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

憲與耿秉出朔方雞鹿塞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乃以憲爲大將軍

壬辰 四年夏六月大將軍竇憲伏誅

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遂與其黨郭舉等謀逆帝以朝臣莫不附憲獨中常

侍鄭衆謹敏有心機不事豪黨遂與衆議誅憲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憲大將軍印綬迫令自殺竇氏宗族賓客皆免歸班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成之

以宦官鄭衆爲大長秋

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丁酉九年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冬十月

追尊梁貴人爲恭懷皇太后

初梁貴人旣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爲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奏記三府，求得申議。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會貴人姊上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公請奏貶竇太后，帝以臣子無貶尊上文，乃追尊母梁貴人，封梁竦三子爲侯，梁氏自此盛

壬寅十四年夏六月徵班超還京師

超家貧，爲官傭書以供養，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後爲西域都護，西域悉納質內屬，封定遠侯，至是年老乞歸，上疏

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乃徵超還以任尚代爲都護尚請教超曰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君性嚴急水淸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尚私謂所親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超竟卒尚後竟失邊和○佚音迭蕩佚寬大舒緩之意

冬十月立貴人鄧氏爲皇后

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中郎將○后鄧禹子訓之女

乙巳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太子隆即位
帝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爲太子即位
太后臨朝
孝殤皇帝諱隆和帝少子在位一年
丙午延平元年秋八月帝崩太后迎淸河王祜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恭宗孝安皇帝諱祜肅宗孫淸河孝王慶子母左姬在位十九年

丁未　永初元年夏五月以魯恭爲司徒

初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以明經得名待詔公車拜中牟令蝗不犯境化及鳥獸豎子有仁心至是代梁鮪爲司徒

戊申　二年冬十一月徵鄧騭爲大將軍

騭推進賢士弘農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騭聞而辟之累遷荊州刺史震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

者子孫嘗蔬食步行或欲令爲開產業
震曰使後世稱爲淸白吏子孫以此遺
之不亦
厚乎

庚戌 四年春正月以虞詡爲朝歌長討縣境
羣盜平之

時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連年不能
禁鄧騭惡詡乃以爲朝歌長故舊皆弔
之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
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攻刼者爲上傷
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
百餘人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刼掠乃

伏兵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繇是駭散縣境皆平

乙卯元初二年冬以虞詡爲武都太守擊羌破之

太后以詡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

三十里而今日行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我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强勢有不同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幷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設伏掩擊大破之賊繇是敗散

一郡遂安

辛酉 建光元年夏封宦者江京李閏皆爲列侯

京閏與中常侍樊豐等及帝乳母王聖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治以去穢爲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絶伯榮莫使往來不省

壬戌 延光元年冬汝南黃憲卒

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爲牛醫荀淑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異之與語移日謂

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至袁閎所問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耶時同郡郡戴良才高倨傲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過閎不宿而退往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暫到京師即還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閎一作閬奉高閬字側

出沈泉。正出濫泉。沈音軌。濫音檻

甲子 三年春三月策收太尉震印綬震自殺

中常侍樊豐等屢譖楊震帝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故鄉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鴆而卒

乙丑 四年春三月帝崩太后臨朝迎北鄉侯懿入即位

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閻顯等定策禁中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懿即位○濟北惠王名壽章帝第五子申貴人所生

冬十月北鄉侯薨○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誅閻顯等遷太后於離宮封程等十九人爲列侯

孝順皇帝 諱保安帝子母李氏在位十九年

丙寅 永建元年秋七月以左雄爲尚書

僕射虞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繇是拜雄尚書○容容隨衆上下也

丁卯 二年秋七月以處士黃瓊為議郎

時徵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數上

疏言事帝頗采用之固司徒郃之子少好學常改易姓名負笈從師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嶢與磽通嶢嶢太堅易為玷缺皦皦太白易為黷汙笈音及書箱也

壬申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為皇后

冬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左雄上言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諸儒各謂其師說為家法

癸酉二年春正月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

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左雄諫不聽

夏四月京師地拆詔引敦樸士對策

李固對曰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酬其勞裂土開國實乖舊典梁氏子弟羣從宜令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詔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

臣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喉舌尚書爲陛下喉舌宜擇其人以毗聖政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帝覽對以固爲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而阿母宦者嘗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出爲洛令棄官居漢中

丁丑永和二年冬十月徵處士法眞不至

扶風法眞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辛巳六年秋八月大將軍梁商卒以梁冀爲大將軍不疑爲河南尹不疑冀之弟

壬午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

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羡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輙收舉喬等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梁冀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

○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

以張綱爲廣陵太守

梁冀恨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以書諭嬰嬰率所部歸降論功當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時冀州刺史蘇章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贓乃爲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壘門軍之壁門也孺文章字

癸未 二年冬十一月增孝廉爲四科

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帝從之

甲申 建康元年夏四月立皇子炳爲太子

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暠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耶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帝亦嘉其持重

秋八月帝崩太子炳即位 時年二歲

太后臨朝。以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

九月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而災異不息。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其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愼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冀以規爲下第。○度。濟也

孝冲皇帝諱炳，順帝子，母虞貴人，在位一年

乙酉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

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纘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后，迎纘入即位，罷蒜歸國

蒜、纘皆章帝曾孫，蒜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而纘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冀不從，與太后定策迎纘，罷蒜

孝質皇帝諱纘，章帝玄孫，渤海孝王子，母陳夫人，在位一年

丙戌本初元年夏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弒帝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吾侯志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帝暴崩議立嗣李固杜喬皆欲立清河王蒜冀白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聽政○跋扈猶言強梁扈竹籬以候魚者水退小魚獨留大者跳跋籬扈而出

孝桓皇帝 諱志章帝曾孫平原王翼子母匽氏在位二十二年

丁亥建和元年夏六月以杜喬爲太尉

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唯喬正色無所回撓朝野皆倚望焉

冬十一月貶清河王蒜爲尉氏侯徙桂陽蒜自殺下李固杜喬獄殺之

時清和劉文等謀立蒜事覺蒜坐貶徙自殺梁冀誣固喬與文交通收固下獄門生王調等數十人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冀恐終爲已害乃更奏前事從事

中郎馬融爲作章表。長史吳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固遂死獄中。收繫喬。亦死獄中。黃暴固喬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董班。喬故掾楊匡。詣闕上書。並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

己丑三年秋九月。前朗陵侯相荀淑卒

淑嘗舉賢良對策。譏刺貴幸。梁冀忌之。出爲朗陵相。涖事明治。稱爲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李膺性簡亢。惟以淑爲師。爽嘗謁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陳寔詣淑。元方將車。季方

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著厀前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元方子長文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邱太邱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元方名紀實長子季方名諶實次子長文名羣孝先名忠叔慈靖字慈明爽字實爲太邱長

辛卯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

羣臣朝賀冀帶劍入省陵呵出敕羽林虎賁奪劍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詔以一歲俸贖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癸巳永興元年秋七月河溢民饑以朱穆爲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

穆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爲玉匣穆下部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

千人詐鬪上書願黥首繫趾代繆校作帝乃赦之○輸作左校謂輸贖工作於左校中也

丙申　永壽二年秋以韓韶爲嬴長

泰山瑯琊賊公孫舉等聚衆寇青兖徐州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韶爲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實皆嘗爲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

己亥　延熹二年秋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尚公主者三人卿相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宦琦作外戚箴以諷冀冀殺之帝與中常侍單超左悺定議誅超齧臂出血爲盟使黃門令具瑗等將兵圍冀第冀及妻孫壽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棄市封超等五人爲列侯○五侯唐衡單超左悺徐璜具瑗

以黃瓊爲太尉

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奏州郡貪汙死徙十餘人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嘗爲清詔使按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守令贓汙者皆
望風解印綬去

徵處士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皆不至

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帝悉以安車玄纁徵之皆不至穉豫章人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蕃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穉嘗爲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飲共言稼穡之

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林宗大樹將
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
林宗有母憂稺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
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
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
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也肱彭城
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嘗
夜遇盜弟兄爭死盜兩釋焉閎汝南人
苦身修節以耕學爲業著京兆人隱居
講授曇潁川人繼母酷烈能奉之謹帝
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
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
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
豪其可去乎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

有哉、遂隱身不出。
林宗、泰字、孺子、穉字。

封宦者侯覽等爲列侯、殺白馬令李雲、弘農掾杜衆

梁冀既誅、權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雲露布上書、帝怒、逮雲送獄、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之獄、皆死獄中、黃瓊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書奏不省。

露布。謂不封也

冬十月以爰延爲五官中郎將

帝問延。朕何如主。對曰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敬聞闕矣

辛丑四年秋九月以劉寵爲司空

寵拜會稽太守。簡除煩苛。郡中大治。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送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

遂寵爲人選

一大錢受之

乙巳 八年夏五月太尉秉卒

楊秉淸白寡欲嘗稱我

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秋九月以李膺爲司隸校尉

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逃還京師匿於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殺之自此諸黃門皆鞠躬屛氣時朝綱頽弛而膺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合柱夾壁也

以劉寬爲尚書令

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丙午

九年秋七月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

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氾等奉事中官乘埶犯法瓆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瓆瑨罪當棄市陳蕃諫不納司隸

論刑。瑨瓚竟死獄中。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膺收捕。逢宥。竟按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帝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辭連杜密。陳翔。陳實。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實曰。我不就獄。衆無所恃。乃往請囚。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帝

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人。策免之。時黨獄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之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密素與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密嘗爲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曰。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

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初帝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鄉人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繇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瑨以岑晊爲功曹皆委心聽任於是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與膺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

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泰字林宗始見膺膺大奇之遂相與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林宗惟與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僊焉或勸林宗仕進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嘗容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林宗見之而奇其異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伉覽爲蒲亭長民有陳元者獨與母

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非少鷹鸇之志邪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以一月俸資覽入太學覽常自守符融謂曰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高揖而去融以告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床爲拜林宗遊郡國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一角以爲林宗巾

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滂曰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彪字偉節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風角觀四方之風知吉凶也三府三公之府平署連署其名也軌車轍也掃除轍迹示不與人交也寒蟬無聲喻勝寂嘿不言主畫諾言資備員唯諾而已屣履着履而不曳起也覽一名香隱遁而不違其親常相依也

丁未永康元年夏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

終身

陳蕃既免朝臣震慄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請亦表請帝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脣齒其意如何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淸惡惡同其汚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乃赦黨人二百餘人滂往候諝而不謝

或譖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迫切弼曰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三木頭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叔向祁奚春秋晉大夫范宣子殺欒盈之黨叔虎與焉并囚叔向祁奚見宣子而免之奚不見向而歸明爲國非私向也向不謝奚明奚不爲已也

冬十二月帝崩太后臨朝

遣使迎解瀆亭侯宏詣京師

竇武名侍御史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孝王曾孫宏武白太后定策禁中迎之即位

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母董夫人桓帝無子竇后立之在位二十二年

戊申建寧元年秋九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遂遷太后於南宮

蕃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等皆列於朝共參政事天下想望太平而節與王甫等操弄國柄共相朋結蕃與武謀誅之事泄節等矯詔殺蕃武

己酉　二年冬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初膺等雖廢錮士大夫皆高尚其道更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

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宗
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
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范康劉
表陳翔孔昱檀敷爲八及及者言其能
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
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
以財救人者也陳竇誅復申黨人之禁
曹節因諷有司奏諸鉤黨李膺等請下
州郡考治時帝年十四問節等曰黨人
何用爲惡而欲誅之耶對曰相舉羣輩
欲爲不軌帝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
社稷帝乃可其奏或謂膺曰可去矣對
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
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

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
子顧爲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
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
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
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
傳舍伏床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
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官郭揖大驚
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
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
就與之訣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
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
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
不爲惡聞者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
餘人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

一切指爲黨人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之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爾泰雖好臧否而不爲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

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夏馥聞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汚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髮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爲冶家傭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耻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爲擁

箋先驅卒有阮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間自同傭人滂等罹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鈎黨謂相鈎援以爲黨也明廷猶云明府指毛欽載半去言不執儉分仁義一半去也

壬子

熹平元年春三月太傅胡廣卒

廣周流四公歷事六帝練達故事明解朝章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慤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天下以此薄之○廣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伯始廣字

乙卯 四年春三月立石經於太學門外

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於太學門外使後學取正焉○鐫五經於石碑曰石經古文謂孔壁中書篆隸皆秦使程邈所作篆有大篆有小篆隸趍簡易施諸徒隸也

丁巳 六年冬十月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

苞遣使迎母道經柳城值鮮卑入寇鈔刼苞母載以擊郡出母示苞苞悲號謂

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遂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進戰破賊其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

遂嘔血死

戊午

光和元年夏四月侍中寺雌雞化為雄六月有黑氣墮溫德殿中○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

帝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前者乳母趙嬈。讒諛驕溢。永樂門史霍玉。依阻爲姦。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夫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大不敬。棄市。中常侍河南呂彊力爲伸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寺中寺。內署也

冬十月。初開西邸賣官。

帝每歎桓帝不能作家故賣官聚錢以爲私藏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彊項眞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奇震曾孫震死有大鳥集震喪前悲鳴淚下葬畢飛去

壬戌 五年冬以桓典爲侍御史

典爲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驄馬青白色

甲子 中平元年春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

角鉅鹿人以妖術教授弟子轉相誑誘聚衆數十萬楊賜上言宜勑州郡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角遂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角弟子唐周上書告之詔捕角等角勑諸方俱起皆著黃巾爲識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刼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三月赦黨人

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中常侍呂強亦曰黨錮之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爲變滋大帝懼而從之發兵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黃巾

殺中常侍呂強侍中向栩郎中張鈞

時趙忠張讓等貴寵帝常言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及諝奉事發帝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皆叩頭求退已而共譖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召強強怒曰丈夫欲

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栩讒刺左右讓誣栩與角爲內應殺之鈞上書曰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者皆繇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冤無所訴故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以鈞章示諸常侍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掠死獄中

夏五月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巾破平之

操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

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也惟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顒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劭與從兄靖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操往造劭問曰我何如人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後舉孝廉爲郎至是平賊遷濟南相

交阯吏民作亂以賈琮爲刺史討平之

交阯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淸行故吏民怨叛及琮爲刺史到部遺書告示各

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
渠帥簡選良吏歲閒蕩定百姓以安歌
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
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冬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皆斬之

詔遣嵩討角時角已死嵩與其弟梁戰
斬梁復攻梁弟寶斬之嵩能溫卹士卒
故所向
有功

乙丑 二年春三月以崔烈爲司徒

烈本冀州名士至是因傅母入錢五百
萬得爲司徒聲譽頓衰帝謂所親曰悔

不小靳可至千萬烈問其子鈞

外議何如子曰人嫌其銅臭耳

丁卯　四年冬十月前太邱長陳寔卒

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

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

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及

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

戊辰　五年春二月以劉焉爲益州牧劉虞爲

幽州牧

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

刺史威輕且用非其人所致宜改置牧

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爲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以焉爲益州虞爲幽州州任之重自此始

己巳六年夏四月帝崩子辯即位太后臨朝封弟協爲陳留王

初后生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黃門蹇碩碩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進往碩司馬潘隱迎而白之進驚馳歸營稱疾不

入辯即位

年十四

秋七月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八月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隷校尉袁紹捕宦官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爲司空

紹說何進悉誅閹宦進白太后太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召四方猛將

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
簿陳琳諫曰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
虎步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
雷霆行權立斷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
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
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祗為亂階耳進不
聽名卓使將兵詣京師卓時為破虜將
軍討羌賊即時就道并上書請收讓等
太后猶不從進以紹為司隸校尉紹促
卓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
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皆詣進
謝罪唯所措置紹勸進便於此決之再
三不許謀頗泄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
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

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太后乃詔皆復入直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讓與段珪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伏兵斬進將太后少帝及陳畱王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紹引兵屯闕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讓珪等遂將帝與陳畱王步出穀門公卿無從者惟植及河南中部椽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畱王夜逐螢光還至雒舍明旦帝乘一馬陳畱王與貢共乘一

馬南行卓迎於北芒阪下與帝語語不可了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之由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爲賢且自以與董太后同族而王爲后所養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以卓爲司空蔡邕亡命江海積二十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爲侍中○楚楚悽愴苦楚之意三臺漢以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

九月袁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爲弘農王奉

陳留王協即位遂弒太后何氏

董卓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宜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逃奔冀州卓遂脅太后廢帝爲弘農王立陳留王爲帝卓又議太后蹴迫永樂宮至憂死逆婦姑禮乃遷永安宮酖殺之○蹴通蹙蹴迫猶促迫也何太后遷董太后於永樂宮憂怖暴崩

冬十一月卓自爲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

十二月徵處士申屠蟠不至以黃琬爲太尉楊彪爲司徒荀爽爲司空

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說卓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於是徵爽蟠等爽等畏卓無敢不至蟠獨不起人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

以袁紹爲渤海太守

董卓購求紹急周毖伍瓊曰紹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乃拜紹爲渤海太守又以紹從弟術爲後將軍曹操爲驍騎校尉術奔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

通鑑擥要卷六

通鑑擥要卷七 正編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同録
　　　張景星二銘
同學王斂福鳳山參閱

孝獻皇帝 諱協靈帝中子母王美人在位三十一年

庚午 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為盟主

紹自號車騎將軍屯河內曹操屯酸棗袁術屯魯陽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紹濟北相鮑信獨謂操曰君畧不世出殆天之所啓乎

卓弒弘農王

三月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

車駕西遷

董卓以山東兵盛遷都避之帝至長安卓未至朝政皆委之司徒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又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表堅領豫州刺史

堅起兵殺刺史王叡太守張咨至魯陽與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奄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籍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以劉表爲荊州刺史

南郡名士蒯越勸表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可傳檄而定也表曰善

曹操與卓兵戰於滎陽不克還屯河內

袁紹等諸軍畏董卓之彊莫敢先進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夜遁還酸棗

夏四月以公孫度爲遼東太守

辛未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

爲帝虞不受

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亡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爲主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淸雪國耻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返造逆謀以相垢汚邪虞欲奔匈奴以自絶紹等乃止

二月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夏四月卓至長安

六月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

紹密要公孫瓚取冀州使馥所親荀諶等說馥曰君自料寬仁容衆孰與袁氏智勇過人孰與袁氏世布恩德孰與袁氏馥曰皆不如也諶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彼若與瓚取之危亡可立而待若舉冀州以讓袁氏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然其計馥長史耿武等聞而諫曰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若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

如本初。虞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馥去依張邈。後紹使至。與邈耳語。馥謂圖己。遂自殺。○仰我鼻息仗我呼吸之力也

冬十月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爲平原相

瓚破青州黃巾。威名大震。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袁術亦自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遣周昂襲奪堅陽城。堅引兵擊昂。走之。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數

紹罪惡進兵攻之冀州諸城多畔從瓚備涿郡人中山靖王後少孤貧有大志嘗與瓚同師事盧植因往依瓚至是瓚使與其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常山趙雲爲郡將兵詣瓚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中山靖王景帝第八子

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

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

管寧邴原王烈適遼東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寧原烈北海人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爲友嘗共鋤菜見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寧既見度乃廬於山谷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歸烈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之使人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

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老父還尋得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度欲以烈為長史烈辭之為商賈以自穢乃免○格標品之也彥方烈字

壬申三年春正月卓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朱儁於中牟破之遂掠潁川

荀淑孫彧少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恐潁川有難先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以上賓之禮彧度紹不能定大業聞曹

操有雄略乃從操操與語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至傕汜掠潁川其鄉人留者多爲所殺

○傕音確汜音梵

夏四月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爲奮威將軍共秉朝政

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布膂力過人卓信愛之誓爲父子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許之允使

瑞書詔授布及卓入朝布伏勇士於北掖門刺之卓傷臂墜車大呼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郎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蔡邕在允坐聞之驚歎允叱之曰卓國之大賊君懷其私遇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死獄中未幾卓故將李傕郭汜舉兵犯闕殺允布走出關

○上孫複姓伯喈邕字

黃巾寇兗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自稱刺史

冬十月以劉表爲荆州牧

癸酉四年春正月袁術進兵封邱。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自領揚州事

甲戌興平元年秋九月劉焉卒。以其子璋爲益州牧

陶謙卒。劉備兼領徐州

謙爲徐州牧。曹操擊徐州。備救謙。表備爲豫州刺史。謙疾篤。謂别駕糜竺曰非

劉備不能安此州謙卒糜竺
率州人迎備遂兼領徐州

以劉繇爲揚州刺史

乙亥二年春二月李傕攻郭汜刼帝入其營

夏四月郭汜攻李傕傕遷帝於北塢

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

操欲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
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
天下將軍本以兖州首事河濟天下要
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

先定操遂攻布布東奔備○操初舉兵於陳留故以兖州爲首事

六月將軍張濟迎帝東歸

冬十月以曹操爲兖州牧

十二月帝至弘農張濟與傕氾合追帝至陝帝渡河入李樂營

郭氾黨復謀脅乘輿西行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張濟與奉承不相平乃復與傕氾合車駕遂幸弘農濟傕氾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

敗乃誘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率衆共擊傕等大破之卓駕發東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至陝樂令車駕御船帝乃渡河到大陽幸樂營○白波帥黃巾餘黨郭太等起於西河白波谷因號白波賊

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

孫堅生四男策權翊匡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堅薨乃渡江居江都策舅吳景時爲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到壽春見袁術術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時繇據曲阿策說術

么助景等平定江東術表策爲折衝校尉率衆五六千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攻繇於曲阿繇兵敗走

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

洪爲東郡太守曹操圍張超於雍邱超言唯恃洪洪當來救吾衆以爲袁曹方睦洪爲紹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者洪聞之果徒跣號泣從紹請兵赴難紹不與雍邱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喩之洪復書曰僕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

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都將遣兵
請師見拒使洪故君遂至淪沒斯所以
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紹遂急攻城
陷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
諸袁事漢四世五公今王室衰弱無扶
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
以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爲天下報讐
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容時在紹
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
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慚使人牽
出容曰今日寧與洪同日而死不與將
軍同日而生容復見殺在坐者無不歎
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
殺二烈士○子源洪字

丙子建安元年夏六月劉備與袁術戰於盱眙呂布襲取下邳備降於布遂與并兵擊術

術攻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術與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引軍東下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收餘兵與術戰又敗請降於布布亦忿術軍糧不繼復以備爲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布自稱徐州牧

秋七月帝還雒陽曹操入朝自爲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帝還雒陽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墻壁間操將兵詣洛陽帝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三十人爲列侯

曹操遷帝於許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

操引董昭問計昭曰此中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徙大駕至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

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降

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朗降策自領會稽太守

冬十月曹操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荀攸爲軍師郭嘉爲祭酒

操問彧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攸及嘉操徵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當何憂哉以爲軍師嘉初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日謂其多端寡要好謀無決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

人也嘉出亦喜曰眞吾主也○公達攸字

募民屯田許下州郡竝置田官

時天下亂離民棄農桑諸軍竝起率之糧穀袁紹軍仰桑椹袁術取給蒲蠃棗祗請置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呂布復攻劉備備走歸許詔以為豫州牧

遣東屯沛

布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公推誠仗信以招俊傑今備以窮歸已而害之則志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操笑曰君得之矣遂遣東屯沛收散兵以圖布

丁丑二年春正月以鍾繇爲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

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

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遜以收名譽公以至心待人此德勝也紹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聽讒言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

孤何德以堪之操又恐紹侵擾關中或曰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乃表繇持節督關中

袁術稱帝

孫策與術書曰湯武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徒以幼小脅於彊臣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術不納策遂絕之至是僭號於壽春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一曰號其國曰仲

夏五月以呂布爲左將軍布討袁術破其

初術懼布為子求婚布許之至是術遣韓胤以僭號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今與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纍卵之危矣女已在途布追還絕婚執胤送許曹操殺之珪欲使子登詣操布固不肯會使至詔以布為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令陰合部衆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

收不得登還布怒曰卿父勸吾協同操絶昏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徐對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爲用飽則颺去布意乃解術怒布殺絀遣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攻布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術造逆宜共誅討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爲國除害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之暹奉大喜遂共擊勳等破之○公路術字

戊寅三年秋九月吕布復攻劉備冬曹操擊

布殺之

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備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操擊布圍下邳月餘布困迫乃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命緩布縛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縊殺布○丁原字建陽以布爲主簿大見親侍太師董卓也誘布殺原而並其兵誓爲父子後王允使布刺殺卓頷之謂首肯也

以劉備爲左將軍○以孫策爲討逆將軍

封吳侯

操表策爲討逆將軍袁術以周瑜爲居巢長魯肅爲東城長瑜肅知術無成棄官渡江從策

袁紹攻公孫瓚圍之瓚自焚死

卯四年夏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邀之術還走死

術竊僞號淫侈滋甚媵御數百下饑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

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復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爲遂歸帝號於從兄紹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備邀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徼遮繞也簀牀謂無茵蓐也吳書作檽牀

冬十一月孫策襲廬江取之徇豫章太守華歆降

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

帝舅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誅操未發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七箸時正當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种輯等同謀會操遣備要擊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遣使與紹連兵操遣兵擊之不克

庚辰五年春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州

承謀洩操殺承等遂擊備獲其妻子進拔下邳擒關羽備遂奔青州歸袁紹

夏四月袁紹遣兵攻白馬曹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紹移檄州郡數操罪惡遣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關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中斬其首而還遂解白馬圍醜與劉備將騎五六千前後至操縱擊大破之斬醜紹軍奪氣操即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爲人而察無留意使張遼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効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操

操義之及羽殺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弗追也

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

策欲乘虛襲許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奴客因其出獵伏而射之中頰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

秋九月袁紹攻曹操於官渡冬十月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

以孫權爲討虜將軍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旣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周瑜薦魯肅於權權與語悅之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張昭毀肅年少麤疏權益重之

益州司馬張魯據漢中

魯以劉璋闇

備遂據漢中

辛巳六年秋九月曹操擊劉備於汝南備奔荆州

備在荆州數年嘗於劉表坐起至厠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髀股骨也

壬午 七年春正月曹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

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爲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以熙爲幽州刺史紹卒衆以譚長欲立之逢紀審配矯紹遺命立尚譚出屯黎陽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尚數敗其後譚尚相攻尚敗走幽州幽州將吏逐熙遣使降操熙尚俱奔烏桓操擊烏桓破之熙尚奔遼東公孫康斬

之操斬譚
於南皮

丁亥 十二年冬十月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亮瑯琊人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備訪世事於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是備遂詣亮三往乃見因曰漢室傾頹姦人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

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國險民附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用武之國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劉璋闇弱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德公嘗謂孔明為臥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冰鑑○孔明亮字士元名統德公士元諸父德操徽字冰與鑑取其明也

戊子

十三年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爲丞相

秋八月劉表卒九月曹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

操擊表會表卒子琮遣使請降諸葛亮說備攻琮荊州可有備曰吾不忍也然荊州人多歸備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初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長子琦琦欲與亮謀自安之

術乃共升高樓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遂請外守表卒遂以琮為嗣

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

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將精騎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數十騎走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

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軍實謂車徒器械芻糧之類

飛字翼德

冬十月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

操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請救於權見於柴桑說曰操破荊州劉豫州英雄無所用武願將軍量力而處之權曰非豫州莫可以當操然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

曰操衆遠來疲敝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請迎之肅以爲不可勸權召瑜定計瑜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瑜請得精兵五萬破之權因拔刀斫前奏案曰敢復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以瑜督三萬人與備併力迎操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曰曹軍方連船艦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先以

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北軍大壞操引兵步走○繒之精白者曰縞曲阜之俗善作之故曰魯縞弩雖强勁至末則矢力已窮卽魯縞之薄亦不能穿規圖也

己丑　十四年冬十二月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

時周瑜領南郡屯江陵權以備領荆州牧瑜分南岸地以給備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曹操遣辯士蔣幹說瑜瑜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已之主言聽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辭所能間也

庚寅 十五年冬十二月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

瑜字公瑾性度恢廓程普以年長數凌侮瑜瑜折節容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

敬服乃告人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劉備詣權求都督荆州瑜上疏曰備以梟雄之資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納備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前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瑜病與權牋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尚未知終始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權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頼哉瑜卒權以肅代瑜肅勸權以荆州借備與共拒操權從之初權謂呂蒙曰讀書有大所益蒙始就學後肅過蒙言議常欲受

屈肅拊蒙背曰大弟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

劉備以龐統爲治中從事

初備以統守耒陽令不治免魯肅遺備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備遂用爲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

壬辰 **十七年冬十月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

董昭等謂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彧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平會擊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因輒留彧參丞相軍事操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飲藥而卒

癸巳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引兵還

操進軍濡須口望見孫權軍伍整齊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撤軍還○仲謀權字劉表字景升

夏五月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

甲午 十九年夏閏五月劉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

初益州牧劉璋遣法正結備以討張魯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自將數萬人而西巴蜀太守嚴顏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衞者也備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破巴郡獲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令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也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備進圍成都璋降備遷璋於公安自領益州牧以亮爲軍師將軍

亮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正謂亮曰願緩刑弛禁以慰民望亮曰劉璋闇弱蜀人專恣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備以蔣琬爲廣都長衆事不理大怒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乃不加罪

秋七月魏荀攸卒 時攸爲魏尚書令

攸深密有智防謀謹帷幄人莫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

○文若彧字公達攸字

冬十一月曹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

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操以事入見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引兵朝見令虎賁執刀挾之操出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爲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事泄操使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華歆爲之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

曰郗公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乙未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爲皇后操女

夏五月劉備孫權分荆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

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頹弛周瑜甘寧竝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僞報曰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室今璋得罪左右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披

髮於山林後備西圖章留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備定蜀權令諸葛瑾求荊州備不許權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備遣羽爭三郡肅屯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曾曹操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更尋盟好遂分荊州割湘水爲界

秋七月曹操取漢中走張魯留將軍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

操攻陽平拔之魯奔巴中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今若耀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劉曄曰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因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不可犯矣操不從居七日降蜀者說蜀一日數十驚備

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遂還

丙申 二十一年夏四月曹操自進爵為王

丁酉 二十二年春正月曹操擊孫權軍三月權降

冬十月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

戊戌 二十三年夏四月劉備擊張郃不克

張郃降操操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備攻郃等不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

己亥二十四年春三月曹操出斜谷劉備將趙雲擊其軍敗之夏五月操引還備遂取漢中

操自臨漢中備斂衆拒險終不交鋒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却魏兵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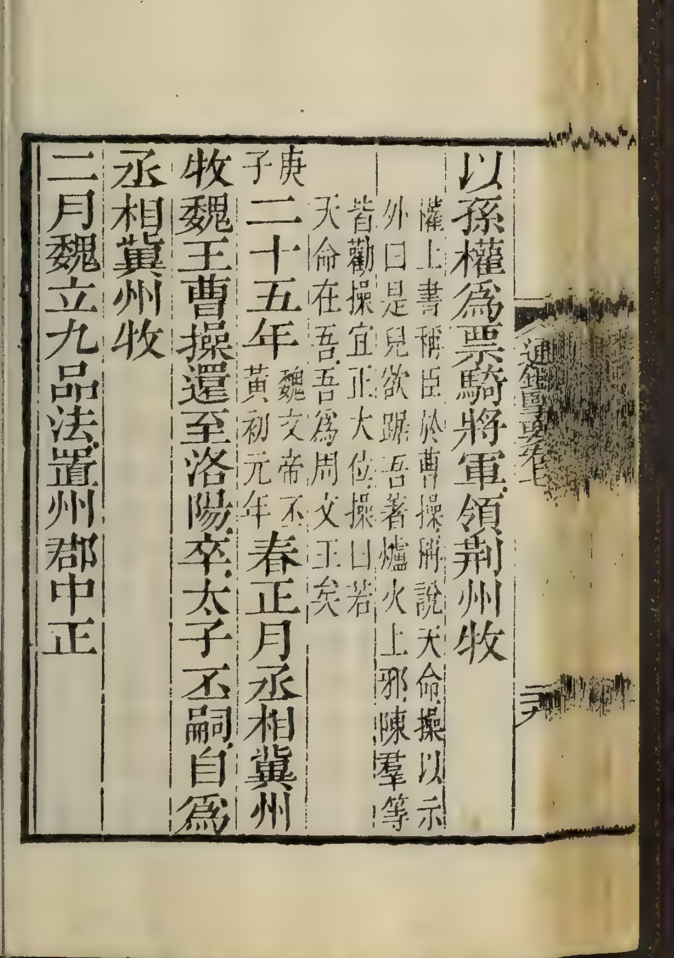
引去雲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中死者甚衆備明旦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引軍還備遂有漢中

秋七月劉備自立爲漢中王

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曹操帥師救樊關羽走還權邀斬之十二月蒙卒

羽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助仁所督七軍皆没禁降羽又斬將軍龐悳羽威震華夏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疎羽得志權必不願

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先是權遣使爲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至是蒙請襲羽稱疾篤還薦陸遜以自代遜至陸口爲書與羽深自謙抑爲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權遂發兵令蒙先行操遣徐晃救仁攻羽破之羽撤圍退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𦪇䑼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入江陵釋禁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馬忠獲羽及其子平俱被害遂定荊州權復以劉璋爲益州牧尋卒蒙未及受封疾發亦卒○𦪇䑼音溝鹿船名



以孫權爲票騎將軍領荊州牧

權上書稱臣於曹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陳羣等皆勸操宜正大位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庚子 二十五年 魏文帝丕黃初元年 春正月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還至洛陽卒太子丕嗣自爲丞相冀州牧

二月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

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擇有識見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爲山陽公

改元黄初追尊操曰武皇帝廟號太祖

後漢紀姓劉氏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都蜀凡二君得年四十有三○蜀今四川成都府

昭烈皇帝諱備字玄德在位三年

辛丑 **章武元年夏四月漢中王卽皇帝位**

蜀中傳言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羣下勸王稱尊號乃卽帝位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

孫權徙治武昌 今屬湖廣

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帝恥關羽之殁自將伐權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飛愛敬君子不恤小人日鞭撾健兒至是飛率萬人會江

州臨發其帳下張達范
彊殺飛持其首奔權

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爲吳王

權遣使稱臣於魏魏遣邢貞奉策拜權
爲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
張昭曰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
方寸之刃乎貞卽下車中郎將徐盛忿
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
家幷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
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曰
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冬十月孫權遣使如魏

權遣趙咨謝魏魏主丕問曰吳王何等主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四方雄也屈身於陛下略也丕曰頗知學乎對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餘閒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丕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丕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壬寅 二年 吳王權黃武元年 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猇

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與吳相拒數月遜以火攻拔之帝夜遁入白帝城諸葛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孝直法正字）

冬十月吳王權改元拒魏

（癸卯）三年（帝禪建興元年）春魏師攻濡須別將圍江陵皆不克引還

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吳蜀雖小國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量敵論將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丕不納軍竟無功

夏四月帝崩於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

五月奉喪還成都太子禪即位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

帝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敕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吾亡之後汝父事丞相帝崩亮奉喪還成都太子禪卽位政事咸取決於亮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故丙吉不問死人陳平不知錢穀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躬校簿書不亦勞乎亮謝之

六月益州郡耆帥雍闓等以四郡叛

闓殺太守求附於吳又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越嶲皆叛應闓

秋八月遣尚書鄧芝使吳

吳王權見之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共為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吳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後皇帝 諱禪字公嗣昭烈太子在位四十年

乙巳建興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

亮率衆討雍闓等問計於參軍馬謖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亮至南中斬闓等孟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闓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陳問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夏五月魏主丕以舟師伐吳

丕臨江觀兵吳人嚴兵固守丕見波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乃還

丙午 四年夏五月魏主丕卒 廟號世祖

初郭后無子不使母養平原王叡叡母
甄夫人被誅故未建爲嗣丕與叡獵見
子母鹿既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
陛下既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爲
之惻然及是疾篤遂立爲太子召曹眞
陳羣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叡即位

丁未 **五年** 魏明帝叡太和元年 **春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亮臨發上疏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
以傾頹也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
臣以當世之事臨崩寄以大事受命以

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遂行○瀘水名在四川行都司城南其水深廣而多瘴

戊申 **六年春正月丞相亮伐魏戰於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亮身率軍攻祁山魏遣張郃督兵拒亮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大為郃所破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謖才器過人亮深加器

異先主臨薨謂亮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爲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爲之流涕上疏請自貶三等

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還

亮上言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糧盡而還魏將王雙追亮亮與戰斬雙

己酉七年 吳黃龍元年 夏四月吳王孫權稱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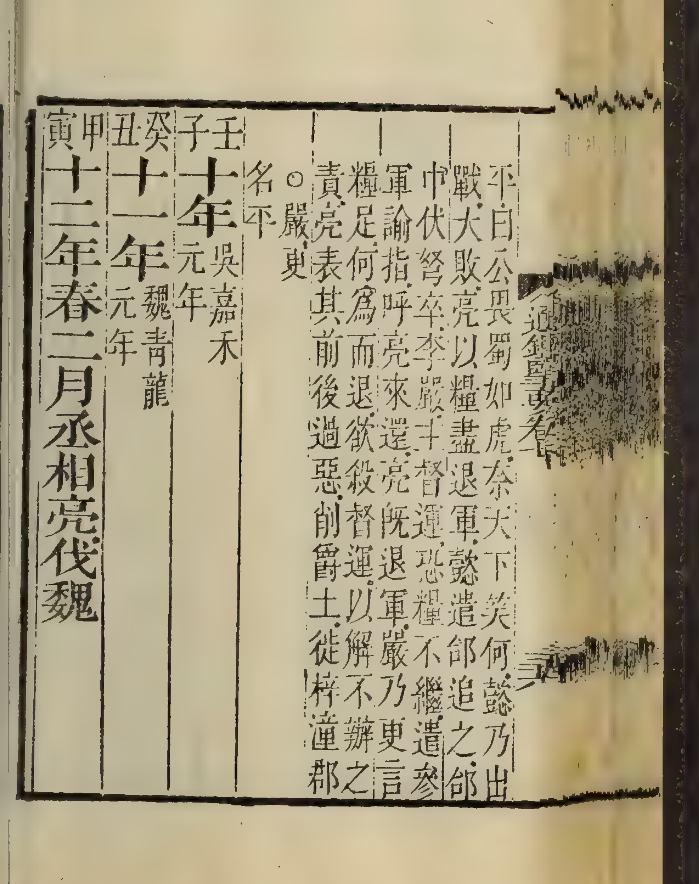
秋九月吳遷都建業今江寧府

庚戌八年冬十二月丞相亮以蔣琬爲長史

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公琰琬字

辛亥九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圍祁山○夏五月亮敗魏司馬懿於鹵城殺其將張郃

亮聞祁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鹵城又不肯戰賈詡魏



平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乃出戰大敗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郃中伏弩卒李嚴以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諭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嚴乃更言糧足何爲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亮表其前後過惡削爵土徙梓潼郡○嚴更名平

壬子 十年 吳嘉禾元年

癸丑 十一年 魏青龍元年

甲寅 十二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

初亮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至是率衆十萬由斜谷伐魏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西止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木牛流馬皆以木爲之以機行止

秋八月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於軍長史楊儀引軍還

時懿與亮相持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飾使者至懿

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卒於軍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軍退懿案行其營壘處歎曰天下奇才也諸軍還成都謚亮曰忠武長史張裔常稱曰亮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巾幗婦人喪冠以天地風雲爲四

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所謂八陣也

以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

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繇是衆望漸服

丁巳十五年魏景初元年冬十月魏作考課法不果行

魏主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

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但當有以驗其後耳詔劉卲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下百官議崔林曰考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大人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杜恕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議竟不行

戊午 延熙元年 吳赤烏元年

己未 二年春正月魏主叡卒太子芳立年八歲

庚申 三年 魏主芳正始元年

辛酉 四年夏四月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

魏欲廣田蓄穀於揚豫之間尚書郎鄧艾以爲昔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汎舟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

無水害

乙丑八年冬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以宦者黃皓爲中常侍

允秉心公亮皓便辟佞慧有寵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選曹郎陳祗代允爲侍中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遷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

丁卯十年春二月魏遷其太后於永寧宮

大將軍曹爽用尚書何晏謀遷太后擅朝政司馬懿不能禁稱疾不與政事

己巳十二年 魏嘉平元年 春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

九年冬李勝出爲荊州刺史爽等令勝辭懿并伺察焉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持盃飲粥流沾胷陽爲昏謬誤以荊爲并者再勝退告爽日司馬公尸居餘氣不足慮矣故爽等不復設備十年正月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訓彥皆從懿與子師昭謀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奏爽

亂國典僭擬專權宜罷吏兵以侯就第使爽所親信説爽宜早自歸罪唯免官而已懿以太后令名司農桓範範南奔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説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猶豫未決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爽奉駕還宮懿發吏卒圍守之奏爽與桓範及鄧颺等謀逆夷三族初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當至三

公不輅曰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威畏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願君侯裒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決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晏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淸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由是士大夫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尸居如死尸之居世無能爲也棧馬卑也豆所以飼馬曹眞字子丹爽父佳人猶言佳士犢牛子

辛未　十四年吳大元元年　秋八月魏太傅司馬懿

卒其子師自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壬申十五年吳主亮建興元年夏四月吳主權卒太子亮立

癸酉十六年春正月盜殺大將軍費禕

初姜維攻魏西平獲中郎將郭循以爲左將軍循欲刺帝不得近至是禕與諸將大會歡飲沉醉循刺殺之

夏四月姜維伐魏圍狄道

維負其才武每欲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兵不過萬人曰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及禕死維遂將數萬人伐魏糧盡引還

甲戌　十七年（魏主髦正元元年）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爲齊王遷之河內冬十月迎高貴鄉公髦立之

髦明帝弟子東海定王霖之子也

乙亥　十八年春正月魏大將軍司馬師卒二

月師弟昭自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丙子十九年 魏甘露元年 吳太平元年

冬十月魏以盧毓爲司空

毓固讓司隸校尉王祥詔不許祥至孝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委以州事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沂水在東海故曰海沂

丁丑二十年夏六月姜維伐魏

於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譙周與尚書
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仇國論

戊寅 **景耀元年** 吳主休永安元年 **秋九月吳孫綝廢**
其主亮為會稽王冬十月迎立瑯琊王休
休以綝為丞相封兒子皓為烏程侯 亮尋自殺

十二月吳孫綝伏誅

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張布酒酣
出怨言曰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
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
休銜之因獵會斬之○銜憾也

庚辰三年魏元帝奐景元元年夏五月魏司馬昭弒其主髦於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

魏主髦見威權日去召尚書王經等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當自出討之經諫不聽髦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入與髦戰於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昭召羣臣會議謂尚書僕射陳泰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曰更思其次泰曰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收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

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哀動一市。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玄伯泰字。并命。言與其主並死也。

六月魏主奐立

奐燕王宇之子。本名璜。封常道鄉公。司馬昭迎立之。更名奐。年十五矣。

壬午 五年冬十月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

康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瑯琊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

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籍爲步騎校尉母卒籍方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旣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伶嗜酒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爭慕效之謂之放達司隸校尉鍾會有寵於昭聞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遂銜之因譖康言論放蕩害時亂教昭殺之康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鍛小冶椎之而已不消故曰小冶

癸未 炎興元年秋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僉死之姜維戰敗還守劍閣冬十月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受九錫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

時維守劍閣會攻之不能克乃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瞻督諸軍拒艾戰於綿竹艾大破之斬瞻

瞻子尚策馬冒陳而死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

漢亡

艾入譙周請降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帝率羣臣降姜維等得帝敕命亦降

甲申魏咸熙元年吳主皓元興元年春正月魏以檻車徵

鄧艾鍾會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

艾在成都頗自矜伐欲因平蜀之勢乘吳司馬昭使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會有異志因艾承制專事乃與瓘密白艾有反狀詔以檻車徵之瓘至成都收艾艾父子置之檻車送赴京師會所憚唯艾艾既就擒決意謀反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爲太后發哀稱遺詔使會起兵廢昭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故漢帝會猶豫未決護軍胡烈子淵率軍士斬會及維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爲變乃遣護

軍田續襲艾父子斬之

三月魏晉公昭自進爵爲王

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及入顗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魏封故漢帝禪爲安樂公

禪舉家遷洛陽惟秘書令郤正從行昭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

也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昭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秋七月吳主休殂烏程侯皓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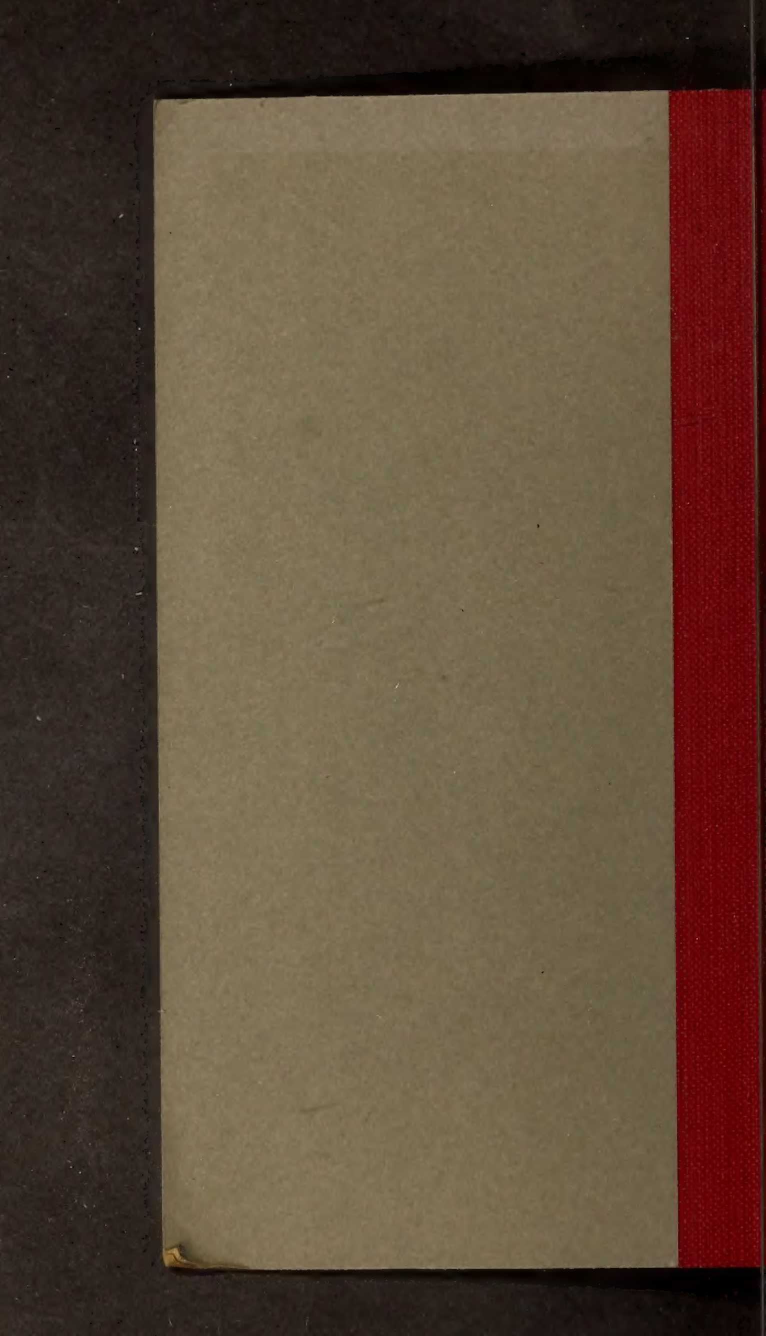
吳人以蜀初亡恐懼欲得長君故舍太子霬而立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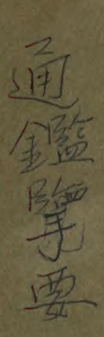
通鑑擘要卷七











DS
735
A2Y36
1761
v.5-6